

阿底峽尊者傳（卷五）

第五節 尊者之圓寂

第一目 圓寂前相

次尊者謂種敦曰：一切大乘經義，龍猛無著等法規，三世諸佛菩薩之大車軌道，今付於汝。種曰：傳諸餘人，大乘密咒種種教授，如何故將此而授我耶？告曰：除汝之外未得傳付之所也。一日種敦閉尊者之戶而去，尊者亦出外曰：時已至矣。種曰：阿底峽於牆壁無礙著耶？告曰：印度亦作是說。又尊者臨圓寂時，凡有行止，離地一肘，時眾共見。

次尊者曰：諸天供我奏音樂聞否？種敦注聽未聞（希見尚多）。又於一日，尊者曰：我諸師長自都史來迎，我今亦往都史多天也。種敦聞言不樂，急奉函譯師，譯師至。爾時適值那熱跋弟子號智生者至跋薄，不久仍返印度，譯師聞之，啟尊者曰：前於跋薄，言那熱跋弟子智生，有聖者（指龍猛）教授，未能請得，今未忘耶？尊者曰：念之。白曰：若爾彼善巧者今在跋薄。尊者曰：雖然如是，我今已老，無聽聞力，次當有來喚汝者，爾時當去。此中

間同住，我今過十月許，亦往都史多天慈尊座前聽聞教授教誡。然無始來，唯自無伴，我等亦不能常時同住，汝必須往請。譯師聞言涕泣，次白言：恩師是我請來住此，受學一切顯密法要，今去不應理，我不去也。尊者曰：汝送我來此，我一切法，汝悉通達，汝去雖不應理，然大乘密教，多諸留難，汝必須去。於此中間（未行以來）可供養莫間，祈禱於我。譯師廣設供養，殷重祈禱，經一月許，有號達瑪菩提及釋迦慧者至，述前說之善巧者，現住跋薄，唯願速去，彼將仍返印度也。譯師白尊者，尊者曰：我亦當往都史多天號虛空無垢天子，汝當善畫我像，我自都史來此加持，汝當常時供養祈禱。今一月中，尚可現前供養也。譯師晝夜供養又經月半，爾時尊者之弟子，悉皆會集。共相議曰：今師長將不住世，我等之中誰當任持師長之教軌耶？餘人未能答，譯師應曰：一切教中，皆說功德由師長生，承事師長，我等諸人，無如種者，任持尊者法軌，亦唯種耳。時一切人多不喜種，於譯師言故亦不悅。時枯敦曰：如種敦者，何能任持尊者教軌？阿底峽之教軌，還是枯敦我任持而已。其實所許，都如譯師所說也。時瑜伽者竊自念云：以少福故，唯事師長未能修行。尊者知其所念，誨曰：若以身語意三，承事師長，不須另求所修也。後時格喜阿蘭若者曰：種敦阿闍黎為譯師，瑜伽阿闍黎為用人，唯我專修，然所證功德彼二人高上。

爾時譯師恐彼善巧速返印度，又恐尊者速般涅槃，二苦逼切，形容焦悴。尊者告曰：今

可去矣。譯師含悲祈禱而去。時藏中知識有譏譯師忍置尊者而去之語，種敦返呵之曰：於藏地恩大者，尚有誰能越於譯師之上云云。

第二目 涅槃勝樂

尊者臨圓寂時，隨諸弟子根器品類各留一遺囑。時瑜伽者及阿蘭若者，欲望誨令自居閉靜，請曰：此後當如何耶？尊者曰：心捨世間（謂心放捨現世八法也），於此壽末莫離種敦。彼二聞教心稍稍不安，白曰：同依師請法何故使依彼耶？尊者曰：是我加持也。次尊者尚有餘金，欲遣瑜伽者送往印度（前已送數次），說頌曰：「無病為勝樂，喜施為勝施，涅槃為勝樂，心依為勝伴。」瑜伽者聞即領悟，私謂種敦曰：尊者今欲遣我送金印度，然尊者去世恐難相見，願不差遣。種敦曰：我當為請之。次於言論之間，種敦白曰：瑜伽者我等尚須作事，惟願此次莫遣！尊者曰：彼意樂賢善，事能成辦，故須彼去。種敦謂瑜伽者曰：尊者必須使去，惟願依尊者教。遂擇吉日起身，於未起身之前夜，自念必無重見尊者之分，通宵涕泣祈禱，雙目俱腫。臨行者，尊者加持金囊，告曰：莫觸此金，途中雖有災難，必不能侵。

瑜伽者依教，結商而行，途中暗被他盜置於屏處，於食時，有犬啣來歸主。次為賊人所